



九

唐賢文粹卷第八十七

書十物六首

吳興姚

欽

自薦

上張燕公書

上裴度相公書

上鄭相公書

上宰相三書

上張燕公書

房琯

竊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下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黔黎之艱阻矣琯直以有詞不自明徵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罕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于旬時若借人為容則恥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奇圖左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琬琬異執貝列得啓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為犯德琯非敢如此也願左右明之琯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二公宗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琯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朝廷亦形以英哲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琯因以私遂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琯幼為先相國棄委醫於秦燕之下因物遂

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菑獲為懷將祗若遺謀乃發前
言箠箠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誡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若赴
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謂之非或謂之是求我哲匠擊此困
蒙顧此身在下流無聞上士未足為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
況有貴賤之異為之隔關乎深惟遠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不知
相國之富貴如此瑄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道義求我
我不當以貴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歟夫
其此心千載一用豈瑄也當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也
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瑄趣仁者而久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非車
馬閭人斥之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論訐豈聞道
之士乎故獻玉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溫
和之顏賜其清閑之宴大觀宗廟旁見百官上諮為人之紀綱衣及
作之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誠諷南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告退
瑄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取於是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內得再廁
法曹日善人聞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笥有衣裳天有秩

序聖君在上何人不欲如瑄今日未敢生心儻見露之時為左右
所器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令眾人別意瞻矚也貪身竭鄙志不覺多
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儻左右垂無窮之惠降不測之禮錫數字
之蒼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照微軀
價傳多士輒飾瑣貌以俟軒車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
陪侍道途不以庸妄謔及章啟則竊聞閣下以文皇勅起居郎書
居安思危四字於笏為至戒今陛下當豈曰武平吳之後閣下即東
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郎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
餘冷束身之欵未堅則推食握髮之意可遷移於高梳擊鍾之逸
矣且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食不可
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
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納人也甄辨精淨號為名流及其為相也
構置羣材使梁棟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

所愛悞是以稟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察為起是即宰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為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為雜端密勿津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纁如植等拔於疑礙置於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己之巨敵引腹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斯無蹊隧而正有根本矣及山東治作上以兵事諮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兼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曾而汎駕乘桴之材未嘗量校於左右也此於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為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患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子皮叔牙之功斯不細矣日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疆鎮內蘊深謀外排羣議以追韓信拔呂蒙為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既建至化方行亦當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揆之欲人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救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為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怨哉何謂救拯而竭誠積

又不敢移之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抑向使和元中一年為拾遺二年為補闕不三四年為員外又三四年為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有隱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為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胥孽置之趨走者又不敢愛氣力恡心隨於和扁也是猶龜鼉之有水鳥獸之有林何常愧於水木苟或繫而籠之鎖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唯顧慕以報之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下棄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空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為抵忌對上以河南掾尉非貶官為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稔終老於貧賤固其宜也儻閣下犹二三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惶惶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兩於上前排未止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閣下之才略而由跼足怙脅私自憐其有志力哉况當今陛下在宥四海与

人更始特降舍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材任能之柄於閣下閣下若不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弃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饑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聖君咸與惟新之德次以廣閣下常善救入之道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為交相短長亦足為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寰之罪換馬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為雞積雖至愚未敢於也積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故舊尚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干宰相有不測之罪邪熟自忖之與其瘴死蠻夷自題不遇之榜比夫塵穢尊重伏俟危言之刑妄矣也聊因所善緘獻鄙滅剋企刑書不敢巡讓不宣積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齊沐緘書再拜遣隸子弟

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哲輔相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某愚蒙欲陳所知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亦何敢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修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之乎某將十有千百有千百也何以苦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傷時之學者不由而學務所學也其不敏傷切如之况稟羔羊鴻雁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繫身畏人負拙自守始以孝弟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游藝行義修辭人生固殊不以有為而為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趨條目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館助教職應博學宏詞不復一平選被駁又平選始授四門助教也夫人百行庶幾萬事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急朝夕也所以利斗粟

希片帛者不能去之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由心之流有所分別其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始得太學助教其考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始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其今四十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睹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劫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忖已方人所以知百行修萬事精內叩潛鳴外聽在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者廣設名位字大乎德行典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瀆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訟乎州閭鄉曲之譽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為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役使藝才之致其冗官也政令裁

則必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之謂是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亦絕著異能之見也縱有顯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嶽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不有遺秉則滯穗也方秉稀一萬穗稀其豈遂當其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貴之際適適貴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自者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豐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事得行道也從人以能事用錫之各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辱益登以能事而不錫之各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適之展登適適之原則如無勸無登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自者視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豐源者其謂邦國何其代闕越自闕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平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无廻眸之舊猶孤

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霑其播乃條
故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无私之陽春乎相公為上
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其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
能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
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降无代无之洎国朝歷之可數也相
公能以某為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真善以至似能斯拔真能
以乘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今則猶古筭度
途遠蒼蒼黃造次其惶恐再拜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
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
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之
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
美之之辭也其二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多之之辭也
言君子既長育人才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

章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汎汎
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汎汎皆載之
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
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
子曰君子有二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
教育之此皆聖人貴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
孰能長育天下之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
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无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
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
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
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
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
時俗之所惑君窮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
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請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
乃一得二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

惶惶乎四海無所歸血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瀕於死而益固
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學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
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泣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
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
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
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
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
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
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
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
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余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
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
明者且下之脩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
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

於求位又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
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可於其自舉也可進
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上坐而下得其道其勸賞不必
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推之之謂矣今天
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稀矣于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
詔內外之臣旁求儒士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
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趣隱就閒者亦
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
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糜鹿之與處遠沈之與居固自以
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
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續雕琢之文
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
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絲是而稍進乃不有一得焉彼惟
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音昧唯恐聞於人也今若聞
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厚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

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閣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
心我我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
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
書之學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
志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
下之行道知所歸焉小子亦敢自幸其常所著文輒探其可者若
百錄在異卷厚賜觀焉于驥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上書及所著
之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不知所爲迺復敢自
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
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
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
望其仁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
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

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隳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誠
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
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且既危且亟矣人其聲呼而疾呼矣
閣下其亦聞而見之歟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
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焚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
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
者也或謂愈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
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
位者爲之耳非夫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
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
使等尚得自舉判官元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
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
猶足以劣於此情隘辭蹙足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

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活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咏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特百執士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以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咏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无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

者豈盡無虞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闈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進道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君四海一國捨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進知愧焉書函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黷冒威尊惶

恐無已愈再拜

唐賢文粹卷第八十七

乙卯三月廿日

文粹卷第八十八

書十一

吳興姚

鈇

自薦 上王僕射書

上家官書

上座主書

上李侍郎書

上中書權舍人書

上中書張舍人書

上李諫議書

上王僕射書

盧肇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以成天之文者無私昭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心故也為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固無驚爆耳自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人重德恢宏綱於將絕時人莫不拭目假聽後其聲明矣如是則又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頽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祇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

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學莫深於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於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諮於僕射俯而蒞之其實不喜若移泰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某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六稿有微尚窺奧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轅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揆於事至於得之者未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竊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以無咎今乃不意偶聖君賢相以僕射為日月昭臨多士莫不屏氣懾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憂揚汝僕射之德振于文機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盛明為臯為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逾二十載復在之乎是知天啓德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是終身無六籍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幸甚幸甚并獻拙賦一首塵冒尊嚴無任慄慄之至

上冢官書

沈亞之

其伏念僕木之生大長越倫是谷有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竟不足以惟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轉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文枝不尺而葉縱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爲衆用故易售于工其在材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牙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力負若是脩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乃身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汝衆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暫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

強遷善為流立節為詐是皆斤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相
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
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
盜卒殺守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者
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其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
列陶心研慮謨古臣智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慕賢哲士其私而
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于書得失備
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秉朝帥之所以整暴亂
至于奮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
誦矣是三若皆業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
從材戴橫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摹我其聞
戒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
幽銅耶而誰誨者夫其應則生其亦蒙矚於光下以
其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所追謹再拜

上座王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榜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
志軻性頗魯粗隸山野未孰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真心察
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唯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
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已者之論
走私已於有司非公有司於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師上
耕人代業儒為農人家天窳氣未流離于邊徼賈南鄙邊之人嗜
看翫味異乎沛然亦未肯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篤
敬雖夷猶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
方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甚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
力大擲或農圃餘隙積書窻下日與古人磨龍巖前心歲月彼夕寢
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子孟子三卷
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墮棄矣流光自急孤
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
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于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
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

纂芳入幽不以孤秀不擷揀金子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
心宜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則不至再必獻
不至再殆幾乎無則矣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
在手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
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
人而已哉軻也生甚微末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
以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公有鑒
三者定矣而又元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
於數矣今或者譎觚旁礪以爲己任發心不中中無不通雖大愚
之人猶知不可况賢智之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
公之鑒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
便絕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爲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未
定分爲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不至虛不納無妄不進是使

天下之士永絕望於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
尚小節竭智附賢每見道選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於是窮
居獨閑未用之士將遁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夷五品窮
困樂毅羈旅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
固不能俛首跼步與衆人爭得失於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於明
時無所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四方而來竦於明公
之門未審明公何以處之伏惟明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觀
堂下之士知四方之賢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孰察焉天生
賢才必有聖代用之用之於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
塞天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未盡矣
況文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時不合便即棄之
伏恐傷鈞贖之明結志士之怨吁可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
物犬不施小屈於章句蓋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
斯人也才訥自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爲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
喉舌欲伸大直於明公能容之否所爲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爲羣

區一舉自有常式。言重員為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
人匪惟高賢雅量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
人也棄正任巧我為宗臣必將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密
運心鏡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舊
摩赤霄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
為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人之口波盪
振駭君子閭閻以俟賢俊昌齡久於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
下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惜補之苟有人焉有國
焉昌齡請攘袂先驅為國士用焚絲之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
齡豈不解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於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
大遇哉每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涕啜菽負米惟明公念之
直料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報徇義非一言所能盡
也昌齡常在暇日著鑒略五篇以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贖清塵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帖

長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戶賢人用君子思奮於康衢時至氣動而

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小生區區願有所陳伏以今之獻書者語
取士之得失揚威烈之弘歎多矣刀尺之下固當有在小子淺陋
自陳所抱曾不忌意何敢妄有稱謂以成敏文哉然而志苦者聲
必哀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惑聽之不失則伯牙不碎琴卞和
不泣玉矣閣下宗文祖德名全道著執執循牆如帖者固多焉
門屏故人非敢自適前者病中求拜輒以愚弱自疑猶記與善謂
遇長者之眷固無戲言孤負知見踴地無措衣化京塵星霜七周
分將委運方理歸策適有一外闕舉解至翎羽之類志氣由存欲
就明試不能自決友人樊生之見謀曰足下與元宗簡不與他解
就試明主足下其審處之李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為主司如君之
負厚者將為伸之乎帖曰伸之行舉日就試可也有進袞曰天道
窮而心泰者神與之俗變而去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勇所
及吾子處一若夫不改其守久矣今主司方以公用駭拘俗吾子
賢淮陰之辱非韓信非也不賢損益何有於眾人哉帖曰惟欲聞
後命矣嚴考功之納樊衡也以爲取衡難得衡無後悔衡易矣

衡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必各之人到于今不謂衡亦一第而謂
嚴得主司求人之義也伏想閣下求當甚於嚴池小子平焉敢有
希於衡哉願廣長不敢多陳死罪死罪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某白一昨猥辱辱面蒸激及玫瑰散盧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本
惟恕其非多此物嘗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管草忘
憂又合歡蠟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閣下不憚煩以
採掇則士之有才有藝者必將盡力而搜求人人相智皆有望於
明公矣某猶慮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天闕其生詢補藝之叟求長
養之術叟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第能當春徙之變地居之順其
陰陽遂其成性根莖未固擁之以沃土枝葉未茂澆之以寒泉則
扶疎鬱鬱映紅芳可得而翫矣觀叟所為其理信然誠以臃腫之
願附於玫瑰之末擁士澆泉非明公而誰長時在茲無或遺棄不
某頓首 上李子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言書諫議閣下某常有

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
神芝之類府肉菌而腐菌混之嘉蕙之類林分幼而林分幼混之非獨混
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
目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求於時
哉一失其類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
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
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膳
者八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
吾體者寡人爵之二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老屬袂
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
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
已其轉味則有椒桂梅醢醢醢之品在吾摠衆力而調於心此其
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偽雜鬻南循戶而唱祈
其佳者偽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為也梅醢之質類而
苦酸不為也醢醢之質類而齶鹹不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旦集

而會日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揔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之所
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為惑君之
智足以樞物才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香之才
醞醞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
三之體然今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
紛之真偽而清悟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
願因左右者召稍延于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臯謹再拜

文粹卷第百五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某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常
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污隆故其
處則閉重玄坐宓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
辰之象其出則攝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接八翼而登
太階搜七星而酌元氣夫於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嶠當休明之
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密迹未徵嘉遁之友高蓋洞開不列亨衢之
步願常希仕尺寸徇祿斗升昏僕之典隣奔走之為役婆娑塵垢
之下蹉跎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實須降志顛
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
為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玉表室之談服以周旋庶乎津逮於
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雞入門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
琴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朋游詎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
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徵班豫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
肅穆之清塵有日矣心曾越嚴原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眷宇

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驪明無撤器之目門下三千毛遂之處囊之
地雖願披心膽進欵誠雲漢逾邈風流遠夫客果有能不彈
劍之食士實雖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
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極翼厨開銘鼎度列歌鍾
吐疊之之言植堂之之聖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
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权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弘遠之規
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教粵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駘二
八或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啟乃迴天獎憑素樞而目送南宮秘署
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鷺黼藻羣龍者焉下
走家本燕南君侯昔遊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桑之礼賁帛翹車
幸枉錯薪之薦憶悌之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
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隣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
質未改授獎之恩已別昔時薑桂早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
無言受桑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今餘秩多歲解中有日
便當歛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黽策之減否自開自落任

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舌滅影削迹不干執事之紀矣煩左右
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慊不通服道弥年而白頭成諛所以低
徊岐路杼軸蓬心擲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
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竊已以求有屈位而申道
汎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高鑰閭奧使屬睇之目
隔逾深而照窳仰止之心限弥高而望絕御賓以之失位尊客以
之多門將恐慕義之大思為黃鶴之舉企景之容不似真龍之遊
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
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至如能掌府中鏡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
下有徇生之士敢薦狂妄惟君侯擇焉

典韓荆州朝宗書

李白

白淵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
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
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
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

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
五好劍術編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
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典氣義此曩疇心迹安敢不於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
穎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清日試萬言倚
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
作佳士而今君侯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
邪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
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
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所許瑩之徒或以
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控躬忠義奮發白以此
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
僮急雖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
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彫蟲小伎不合大人
若賜觀蕝莛請給紙墨並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

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為
諸侯師默成高世法而已為退默者為避人得時而退默者自進
為進顯者為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失志以雄才盛德不可不兼
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
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
牖而自適者又豈推退默而已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敵四
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以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賢子
弄兵曾名筋穿皮蠹之患尋已誅伏然而閣下不詔吾其時乎昔
雍兵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始後得
官校尉夫文家之不受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任由
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筦榷之地有
金珠貝甲修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詔
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廣自隘以居其身不

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清介則不忍為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閻下以為時乎未可乎嗚呼蛻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戰濕技而日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閻下則踰垣塞牖而已雖技當閻下進為天下利而又顯為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垣塞牖之說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通有時未可知也謹首舊投刺書一卷以其最近于情雜歌詩共一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幸憚僂笑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息教母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橫蜺而貢士布衣有塵飢童空色蹙驢竭蹶而來干謁誠志業不怍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為心

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齧肥被鮮曳華指提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僮飢蹙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闒廛藏其貨物俟有求者雖巨人必恭往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艷往視之問其直幾何其唱者且平其直必愈卑之七八戲耳誠金玉其貨物抵以盜有而竊置焉宜往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干人亦往士非能隱山林羣麋鹿脫俗姿態又思孔子干厯削逐如此而不足以求行道學孔子者又安得傲往自遂而独善邪亦非得已富貴之人能趨求貧賤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誦佞也又不謂利也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誦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稱說當士英豪智能者或云礼士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義者則不過不誦於富貴不感於貧賤而已今之君侯不惟其不礼士不受客不薦寵後輩蓋

妄意趨求貧賤之人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得罪不一二而已惟
閣下有古英豪之氣必能招來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海矣
不則雲卷一丘閣下識某之心非有覲於閣下而云云其說閣下
且視之為何如其理豈不拙邪他俟盡於祭戟之前某再拜

典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
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誦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而
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我
狄弃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
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乎洗乎功業逐日以新名
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
顧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是
者蓋亦有其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礼未甚優請粗
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

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
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不一見之愚者至
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千金
典之賢者亦以千金典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待
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待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
矣精鑒于己固已得其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无一二遺者焉
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
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
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于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
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
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此都徘徊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
願少立于階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懼
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空交故先陳此
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礼進退之幸甚幸甚
愈再拜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
惶惶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
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
篤守道而求知也、
有位之人所以休聲
茂功、鏢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
亦在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
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
窮死而道屯、况其下者乎、
未得其人、雖聖
如唐堯、水不抑而凶、
未去、况其下者乎、
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
相
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
何歟也、
蓋以在位者、
居高而聽
深在下者、
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
出處相懸、
故也、
况乎上之人
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
負其才、不肯屈此、
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
相得若此之難也、
漫自學聖人之道、
誦之於口、
銘之於心、
徒恨今
乏人、
特士之分、
以愛華而已、
今之士望人之分、
以憂末而已、
上下
相鼓波流、
相翻包特、
行者渾衆人、
抱奇才者、
乏卓識、
智與愚相渾
古之道不行、
是以役、
棲、
猶鬱鬱、
而多語竅、
以閣下、
以周邵之
才居周邵之職、
獨智傑出、
致、
以下、
向收接、
而博觀、
自江而西、
沉
潛液澤、
傳之天下、
汪洋喧鬧、
是以發憤而來、
非有他也、
欲以望閣

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
下靡豪傑之風、
以快平生之心耳、
伏惟
降其尊嚴、
而省覽之、
裁其可否、
而去就之、
無以其淺微、
察其辭觀
其志、
而不錄其罪、
幸甚、
謹獻舊文十首、
以先面贄、
干犯左右、
惶懼
于旌門之前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閣下、
愚生二十五年矣、
五年誦經書、
七年弄筆硯、
始聞長老
言學道、
必求古為文、
必有師法、
常悒悒不快、
退自思曰、
夫所謂道
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
獨能知、
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
以是有行
道不繫、
今古直揮筆為文、
不受攘取、
經史諱忌、
時世百經、
萬書異
品殊流、
又豈能意、
分出其下哉、
凡為進士者、
五年始為、
故賈相國
所憎、
明年病不試、
又明年復為、
今崔宣州所不取、
居五年間、
未曾
衣袖文章、
謁人求知、
必待其恐、
不得識其面、
恐不得讀其書、
然後
乃出、
嗚呼、
愚之道可治強矣、
可謂窮矣、
寧濟其魂、
鬼安養其氣、
志
成其強、
拂其窮、
望惟閣下、
可望、
輒盡以舊、
所為發露、
左右、
恐其意
猶未宣洩、
故復有是說、
某再拜

漢武帝聞子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云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耳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位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予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過於相如者蓋在人先聞子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才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安不經于心謂不生之言何如矣

唐文粹卷八十八 乙卯四月朔

唐賢文粹卷第八十九 書十三 摠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儼發

上崔相公書

再答張僕射書

上韋右丞書

與田將軍書

移陸司勳沔書

與李勣拾遺書

移成均博士書

與孺顏上人書

懷鳥列國

上李門下書

中書裴侍郎書

分志

代荀勗與楚相春申君書

與吏部孫員外書

上安州裴長史書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月日謹白書相公閣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已

略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為恨耳武陵誠愚不學竊採

以為明哲之志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

鎔鑄生人鼓篲群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為舉善黜

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甯戚東郭牙

漢武帝聞子受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云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耳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位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受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過於相如者蓋在人先聞子受於天子今又不使使有聞之於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才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矣不經于心謂尔生之言何如矣

唐文粹卷八十八 乙卯四月朔

唐賢文粹卷第八十九 書十三 摠十三首

吳興姚

欽

纂

傲發

上崔相公書

再答張僕射書

上韋右丞書

與田將軍書

移陸司勳沔書

與李勣拾遺書

移成均博士書

與孺顏上人書

懷無列國

上李門下書

上吏部裴侍郎書

代荀勗與楚州春申君書 明

與吏部孫員外書

上安州裴長史書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月日謹白書相公閣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已

略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為恨耳武陵誠愚不學竊持

以為明哲之志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

鑄鑄生人鼓篲群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為舉善黜

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甯戚東郭牙

賈育無王子成於桓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
將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朔而所舉
者亦數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舉阿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
旬朔豈天地無其人耶將相公有所待耶或則曰明王春秋鼎威
方有所好升平之畫未可為也此又常人之論無足徵者夫人君
病無所好苟有所好何為不可假若主好畋獵則正人其無畋獵
者乎主好宴游正人其無宴游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
以諂諂進或以烹餅來相公詎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寇條貫未得
北虜僭慢西戎猖獗二關可收五城可理河壩可田運漕可罷相
公豈獨遺此而優游廊廟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旌鉞而出
鎮平生人可憐勲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群士之膏臆始為躊躇天
下幸其始從北來得漫噶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武陵再拜

再答張僕射書

柳冕

遠合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
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

言之輒從從而中變自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
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
不慮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九擊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
以彊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
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
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大戎滅周申甫復之
無知亂豕月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道與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
被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
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為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
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走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
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
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冕白

上韋右丞書

劉軻

右丞閣下竊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
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閱今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察

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操乎者
均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央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
輒望具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
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
刑法言思願吐一奇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
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其人同有其言而不行
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
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
果為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玄宗幾如太宗矣閣下之車
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取衆手而指以為扶持
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參於天意耶先天而天弗違
則其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
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
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閣

下必欲為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耶必欲為儒術而門下有
平津之客耶必欲為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耶此三者皆在閣
下所睹而行之耳夫棟一木而棟明堂者其方固多然其下有柱
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
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擬一身而棟
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
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為丞相者馴致其道積
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為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高踞其此豈
謂道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耶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
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
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
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固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
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奇
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為聰明某不知
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

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為太宗矣區區下情
輒以此貢心焉伏惟有其愚而增其所持意恩幸某恐懼再拜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勳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黃金印者
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為
好官將軍之勳名可謂盛矣美矣然其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
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小不忍
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道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況
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東
從擒諸侯尊秦為天子秦皇以為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
知盛滿不行卒為秦擒韓信為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為天子
漢裂土封王于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破疑
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為人拙於為身故二子始有周
呂勳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為公為
王為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在為瓊為龍出為相為文且令召公

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
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其滿當罷歸意不欲去
豈非顧其利耶况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火火燠更
變歌童侍兒併優下離前為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毫愛
能鑽其面豈不願留之耶顧其勢方不可見以去故堯讓天下而長
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顧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詐納馬援鄒
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
郭馬李高數敗具之事誓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鞅
起踵以繫奪其位睢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
審理必然今其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
騁口術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移陸司勳沔書

歐陽矩

月日歐陽矩移書郎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為貞者
笑脫使貞者如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耶嗚呼一之笑百白
者有比取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取何伏惟閣

下少垂聽覽。臣在閩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紀。嘗期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愛，緒出則如留孔明。廢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閣下，為郎閣下，僕僕而來，和謂斯來也。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耶？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耶？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耶？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耶？天下之無賊者不可劾耶？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耶？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耶？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耶？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幸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麟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後而退，且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和謂閣下今之為不及昔時不為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耶？孫楚不漱石，孰有楚耶？閣下始以為直，苟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和所謂為郎不若不為。

蓋君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勝景，山川如繡，鱸膾莼羹，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為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和再拜。

與李渤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德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天子所聞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聳瞻，煙蘿動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為蒼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凡材，薄猥踐班，榮鎮守宣池，路出灑洛，眺高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徽猷，寤寐飢渴，幸甚幸甚。坦雖未獲拜面，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為意。非特能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歡康，異表周之代。

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登天子之命
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感焉夫今之人奔分寸之祿走絲毫之利
如群蟻之附腥膻聚蟻之投燭火取不為醜貪不避死得以為榮
失以為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
下豈不欲矯弃流俗獨為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也
敢不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
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為宜在足下俟駕而行斯可矣餘
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已
不具盧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君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
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寢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
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誠禮以延之越
禮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珎珎銷訖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
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感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誠禮越爵又

甚於世而未究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為文也為經約乎史贊
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精儀刑乎
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
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胡即又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
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
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
覩其微言鉅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
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
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為事吾之視太學又足
為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洗光
采洋洋乎為諸生之著龜龜作後來之綿繇得不思居其位者不
愧其道處於職者不惰其業乎否則而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
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
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
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

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勿心日休再拜

與馮顏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是下辱書拍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為梯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窘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望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飢亞之悞學為黃金銀且已困矣上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道三途之艱險幸勿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能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躓

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柰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其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迨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以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三四年矣其不顧而深躓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乃閣下仁義止直入居相位某實切撫心自度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埋沉踣斃無復振矣伏惟閣下動心焉其自得非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矣繁言蔓辭祇益為瀆伏惟閣下念墜者之至窮錫鳥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拯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歿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戰汗墮越之至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
 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
 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
 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
 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惟君侯察焉
 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
 獻策干時高談王霸術才揚已歷該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
 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
 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即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都超夫
 耳聃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
 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秦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
 主當階屨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後
 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嘗

願女羸恙藜糗無甘旨之膳松楸闕遷厝之資撫躬存心何心天地
 故寢食夢相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
 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屬蜀天倫之喪奄逾
 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泯與
 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
 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拍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
 弃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
 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歟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
 有不得已之者哉僕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
 公以驅馳內志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肯
 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
 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
 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捨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
 笑千歲仰南薰之不貲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
 錫道類協天經明知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

私情寬其負因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行宋章龍衣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鬪又何儒為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乃沾賢市名達諸侯間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駟淳于髡比目號客卿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為祭酒號為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為高繫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蝎蠆之為毒也由是說言塞路臣之肉幾為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子魯曾信陵齊各改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相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辱尋固俾臣為蘭陵令臣始下車方絃琴調轡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侍三

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弃臣如脫故徒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弃臣耶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異相君擇焉自重黎為火正光融天下鸞鳳能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汾冒能繹華路監縷以啓荆繼彙文武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自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為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到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污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咸以遊說交鬪猶以楚為有人無何為上官靳尚所短王怒踈屈原平既踈秦果為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死歸至今為

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斬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爵然無非已不能疾讓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為之作襄王以前重鑿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董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為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斬尚之口頃臣見泗上諸侯不比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為楚斬方城雖高不為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存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寔為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斬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斬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與吏部孫負外書

陳章甫

某叩頭伏地上書吏部負外孫公階祀伏惟拔英苗而佐明主奉盛德而居要路亦光天耀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名實昨

聞戶部檢報似有恭羨嗚呼雖有周孔之才無所施也矧茲陋能勿非采但僕一卧蒿丘二十餘載既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光伯成終至青雲高謝免而乃弄藜杖脫草衣薦頌雲壇陪科岳牧此已孤負芝桂損辱高風矣若緣籍有誤蒙袂而歸亦何面目垂見巢由舊丘光成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笥九經前古取人應所多見至如傳說名姓殷后致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折脅於魏改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為相張良報讎變名姓而云漢祖曰之實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牧賢者不以小瑕弃大美今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說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弃苟亡其德雖籍何為謹按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征之其舍者為賢也貴也服公事也注舍謂若今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郊司農云若舉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不舉賢之餘事尔比來天下此道都表若論賢貴宜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溥賢能不勸由此故也公為官擇才

務協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卑辭厚禮執恐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駁放此可謂嫉賢也若將古不足法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也鞭首自悔裏裏而止雖分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任也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悞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於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現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憇迹於此至移三霜焉曩昔冬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

爰自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雲山持刃躬甲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身手遂焉貧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嶺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黃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觀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有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本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雖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確為揚虎視齒若編貝膚骨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各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

慷慨氣干虹蜺月質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實
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買客何喧喧日夜裝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
馬增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
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大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鄭國時惟
清哉稜威雄雄下憎群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
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
圖謗言忽生眾口攢駁將恐投行下安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
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
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昇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
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
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笞越以立威名想
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罵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眇
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以為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
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
辭君侯黃鶴舉矣何王公大人之明不可以彈長劍乎
文卷第八十九

唐文粹卷第九十

書十一命附錄九首

吳興姚

鉉

管蔡

切礎

別令狐拾遺書

答崔之立書

重與陸賓虞書

與陶進士書

答侯高第二書

規詢 寄從弟正辭書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寄諸弟砥石命附

諭江陵耆老書

別令狐綯拾遺書

李商隱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憊然不治今早垂
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援卒然於稠人中
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
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
天地耳錯行雜居蟄執豈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
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

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
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狂正女笄上
車夫人不保其貞汚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
者惡切音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
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類然
相感決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
之所樂而又甚懼五足徒孑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
之白墮置譏誅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
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
必曰吾惡市道嗚呼此輩直手搔鼻敲而嗾噉人之灼痕為癩者
市道何肯如此輩耶今一大賈坐滯貨中人人往須之甲得若干
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戊曰吾索之既
與之則欲其番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贅
男女嫁娶有閨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是何長者大人哉
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此是終

身欲其番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臘相見
贅益厚男女嫁娶女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送弔哭情益悲是又
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之輟手而逐之
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
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比日自其時之與勢
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
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為古道何如哉今人取女婦入門母姑必祝
之曰善相且前祝曰蕃蕃息後田生女子財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
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
子屬之耶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教烏在
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為事豈異其為女子時
誰不恨及為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
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拯死不相販賣哉細
而繹之直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
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百豈斷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

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是下與僕當有所
用意其他復何去去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母
婦耳高隱再拜

荅立之崔公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
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
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接援古昔辭義
高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
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
文夫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
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
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為人耳及來京
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
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
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

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
私旌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
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
於俳僂者之辭顏怛泥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就書
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
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
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
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
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
其哀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
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息樂哉以
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茵養窮孤其大得蓋欲
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不各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
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知於天下雖兩
則足不以為疾且無使勃者再刻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

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非尤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之布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刻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重與陸育貞唐天書

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麴讎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西而東涉淮浮江沿河數千里女得不悒悒西望耶比予在羣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志情刃不酸

鼻出涕為吾友之思耶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進知韶卿道在與不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其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有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耶韶卿肯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且不多耶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間烏有不心躬嘿禮靈符統以待之耶夫身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紘臣西山箴夫微仲尼何傷為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耶豈盡為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為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辱吾子之至昏不覩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為凡慢無執者所窺見且又厚紙

謹守如負六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
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
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山記之甚益嘗於春
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誦非惟
求以爲已而已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
罵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
鞅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恠之而比有相親者曰
子之書宜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
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如
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
已不復咨歎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
殿榜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子人行卷耶時獨
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
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
善續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夏與及

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求作乃命合爲夏口門
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
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樞密又
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
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
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
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耶玃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
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指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
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
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
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放與
曹主求尉于魏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
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
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亦夷農牧會令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
不爲外斗汲汲疲瘁低慢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焉

張常自况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益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二得始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為我拍引巖谷列視生植懂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日相與去愈後記熟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聞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磴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拍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其頌首

荅笑高第二書

李其頌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呆以時報三讀足

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愛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出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况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子匡圍子蒲伐樹於桓雖逐於魯絕糧于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波曠野吾道非耶書何為至乎此子路對

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丁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謂顏回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入也皆以柔氣汙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

則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不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去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止齋書

李子翺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

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
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
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
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威名於近代
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
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
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
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
到者吾未見其不力于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
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
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
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爲哉
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皓皓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
樂言吾道之去爾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
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
明淑哲爲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
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踈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
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踈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
省長幼每旦兩時擲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
責不如禮少者諸子曰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爲歎息
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
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
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
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翔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舅姑助祭祀之儀也
又曰將翔將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
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朝
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陵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群
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于此可爲嗚呼汝等當學讀詩禮論

語孝經此最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惟帽密當時舊
人已歎風俗中年至京西市帽行乃無惟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
蒙鼻婦人頭巾覆頭帽向有帷帽蒙離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
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
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類風
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工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
麗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下聞甚慰意凡
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
訓誡又質性柔順豈不扶負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
二子省

貽諸弟砥石命書

舒元興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劍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嘗
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
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石之心於首中數月後因過
岐山下得片石如綠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其質

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携入城問於切磔工工以為可為砥吾遂
取劍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
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其貌歸如
其言果觀變化蒼綠剥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
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倍吾因歎以為
金剛首五材及為工人鑄為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錐利苟斲
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况質柔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為糞土
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龍瘖啞
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鸞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弃礪名
之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為事蒙蒙外妄積成垢惡自不覺寤以
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為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
為辜負日月之光景耶五常觀汝輩趣鄉爾誠全得天性者况
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缺道義自
埋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免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
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正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

草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為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為苟得
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為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意念心力
全耗且欲書此為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
歸去遂空具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
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吾為守固窮之節慎臨財
之苟積習隸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
欲三者不貽砥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不也則嚮之所
謂切金屈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
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絃銘座右之義也因書為
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劔之鐸砥之而光人之名砥
之而揚砥乎砥乎為吾之師乎仲考季考無隊吾吾命乎

諭江陵耆老書

劉琬

太原王生嘗發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
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饗其饗謂耆老
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慄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

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志干戈況其人之性能資所以破
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
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饗而虛其報則江陵知
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饗禱疾病而獲康強
有其饗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
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克則胥自為无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
習讎乎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遠
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
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
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書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a table of contents or index.

書